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

五

十武

555

5止

門
五
卷
五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五

紀伊 飯田鼎 養賢 著

○五臟風寒積聚病脉證并治第十一

按五臟指腹裏而言風寒蓋寒熱誤本篇所論不過
腹裏之寒熱虛實且風寒者中風傷寒之略稱本不
可與積聚同篇積聚乃癥瘕之別号所謂疝是也是
本腹裡之疾故類聚于此原本有肺中風肺中寒肺
死藏肝中風肝中寒肝死藏心中風心中寒心死藏
脾中風脾死藏云云十一條是皆無益之語蓋後人



眩五藏風寒之文而所補今刪之按此篇當在於前篇之上篇末併論積聚與穀氣者蓋前篇腹滿寒疝宿食之張本也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按此疑指誤王

按後第六章曰上焦竭善噫下焦竭失便其下焦竭者乃腎著病故腎著病曰病屬下焦其上焦竭者為肝著病上焦竭者中焦氣不和之所致則本方舊應旋復花代赭石湯傷寒論旋復代赭石湯條曰心下痞鞭可以徵焉其人常欲指其胸上者以心動悸之故也即與桂

枝甘艸湯條曰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同其理方

中有代赭石為是故也是以是觀之飲熱蓋食噫誤飲食與

訛噫與噦亦易訛而噦與熱再訛以致此訛猶熱訛為噦及屈伸訛為曲伸再訛為母伸之類食噫蓋

乾噫食臭之省語所謂善噫是也先未苦時一句不可

強解恐訛誤是即生薑瀉心湯而不下利無身熱者也

宜併考之傷寒論所云以得其全証此蓋所謂黃胖之

一証而已此疾本因中焦氣不和而致身胖與心動也

黃胖大肥之謂方書非噫中焦不和之候也半夏生姜人

參之三物治之身胖與心動旋復花代赭石二物之所

治代赭石與鈇粉功不異宜考之本艸諸書故紫田方中代赭石或代用鈇粉後世療黃胖用鈇粉以安心

動得之矣、旋復花治身肝、本肝若無身肝與心動而心已論之、後世黃肝諸方無此義

下痞鞭噫氣者、非此方之所生也、學者宜詳、

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脉弦、此為心藏傷所致也、自字疑時誤、音相近、誤、心藏傷之心字、衍

文、

此揭心傷者、則兼前條欲掐其胸上、及欲食噫、此亦心動悸并心下痞、可以知心傷蓋謂心疾、次條論邪哭者、其徵也、若非論心疾者、則次條為突出、意者此甘艸瀉心湯之所治、而處方散逸、狐惑條曰、狐惑病狀如傷寒、默々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

面乍赤乍白、咽乾聲喝、傷寒論甘艸瀉心湯條曰、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也、宜熟讀以察相符于此也、臍跳中悸謂腹及脉弦、因下重而胃中虛之所致、故曰此為藏傷所致也、按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等、心傷包之、今於旋復花代赭石湯之後、論甘艸瀉心湯者、以其心下痞相同而有熱與下利之差別也、於傷寒論亦然、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

肘后方治
卒發狂友
臥其人著
地以冷水
淋其面為
終日淋之

金匱要略卷之五
離散原水不安者及離散下有注文刪之者字當在邪
邪哭者使魂魄不安其人合目欲眠則畏若遠行而精
神離散○此論正癰正癰蓋心動不常之所致故舉以
為前條之差別也正癰者飲食二便如常而唯心意亂
者是也是非服藥之所治者今不舉其証者其微也葛
洪施灌水者恐此証宜勿混諸狐惑及藏躁風癰等之
有內外傷之因而作者按邪哭者大言之謂言以別狐
惑之默々欲眠及藏燥之喜悲傷欲哭等魂魄不安者
言狂人之態乃合目欲眠則畏者魂不安之所致而遠
行者魄不安之所致也遠行蓋概言狂走踰垣上屋等

以別前條狀如傷寒者也精神離散心亂也言語支離
或簡牘不成語或不能記數或錯謬時日等皆精神離
散之所致也是皆狂癰之真面目若有表裡虛實之因
而然者以湯藥治其虛實則癰從而愈否者不爾矣
跌陽脉浮而瀦其脾為約麻子仁丸主之原本瀦下有脉
釋今刪之為約
下千金方有大便鞭小便秘數
而不渴者十字是旧文宜補
此論宿食之屬虛家者虛何脾約是也成無己曰約者
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津液不得四布俱輸膀胱是也
脾約宜為身無潤者而看吉益為則曰此方治老人秘
閉稍近於本義按此証大便堅者以因小便數而腸中

乾涸也。若一等重則必應渴。今日不渴，蓋輕証其渴者，乃消渴病之一証而難治。成氏曰：津液不四布，俱輸膀胱，即其因。餘詳見于本門。按蜜煎導証，亦亡津液之所致，彼因自汗而亡津液，故小便不利，是為異。且彼卒病而此則漸病，宜勿混。

麻子仁丸方：麻子仁二升，芍藥半斤，枳實一斤，大黃一斤。

厚朴一尺，杏仁一升，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飲服

十九，日三，以利為度。枳實云一斤，不合諸方之例，疑乾地黃誤，凡下焦不利，乾地黃之所宜，而

枳實則其証當滿痛，今不利，其証可以見大黃一升過多，疑應半斤，利字原本作知誤。

按梧子大者，其殼而非指子，蓋與云兔屎及彈子大應

異，稱同量而當三五丸者，一服之量而十丸以上一日之量，如皂莢丸之峻劑，非此例也。按濕瘡久年不瘥，皮肌甲錯如癬，而大便堅，一月一二行，或三四行者，此方主之人未知之，故附記焉。正珍云：外臺引古今錄驗，不引傷寒論，微之非仲景方。今閱外臺云：此本仲景傷寒論方，可謂粗漏矣。

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裡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腰重如帶五千錢，甘薑苓朮湯主之。按反不渴三字，當在飲食如故上，不然則失叙証之次第，小便自利大便自利，誤宜推之於處方，方名宜移屬

下焦

按屬下焦一章之結句而身勞二字更端之文此舊二章錯亂而為一章若否則身勞上脫若字身勞以下所論蓋水氣門所謂腎水也其証稍似於腎著故舉以正疑途也蓋五千錢下脫其病名夫腎著者與肝著有上下之別彼則以心下痞鞭噫氣為其候此則以大便自利飲食如故為其候而俱外形如水狀故治法皆在專治其內是所以不言水而言如水狀也此即後世所謂脾胃虛腫下焦氣不和而不能分利水穀之所致故為大便自利身熱腫重凡大便不利是其常腰中冷云云者

乃病屬寒之候大便以下即所以名腎著之義而飲食如故他病大便自利者之所絕無學者宜著眼所謂腎水者水氣病而大便自利者是本漸証故曰身勞久久得之固非一時脾胃虛腫之比也汗出衣裡冷濕乃與腎水章云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同腰以下冷痛乃與彼章云腰痛其足逆冷同是皆腎著病之所絕無而屬死証非此湯等之所能治也証家屬之本湯而論者誤矣甘艸乾薑茯苓白朮湯方甘艸 白朮各二兩乾姜 茯苓各四兩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即溫凡吐下屬寒者方中皆有乾姜若因小便不利而大便

或自利者非乾姜之所治可以推知小便為大便誤也
本方於人參湯去參加茯苓即後世四君子湯去參加
姜也以推本條則其証自明矣按於本方加薯蕷奏效
尤速矣宜驗再按藥品之序列不準於方名之次第則
與他例異以是觀之千金方名腎著湯者蓋其舊文宜
從之

問曰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
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
制原本問曰下有二三焦竭三字禁制下有不須治久則愈
六字俱衍文按遺溺與失便之間宜補若字而看又按
此章當在于肝著章上錯
亂出于此次二章亦然

此舉肝著腎著及脾約而論腎著脾約之已重也此三
疾屬虛而脾約腹實而身軀枯瘦腎著與肝著腹不實
而形如水病可以見其異同也上焦竭乃謂肝著故曰
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不能消穀者以心下痞軟也是則旋復代赭石
湯之所治而本在吐下發汗後故曰氣未和上焦竭名
之肝著下焦竭因大便自利者名之腎著蓋原素問肝
傷腎傷之說也竭破也猶云傷素問曰春氣之應養生
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冬氣之應養藏之
道也通之則傷腎夫上焦配春而下
焦配冬乃配當之常法可以察焉遺溺乃脾約條所
云小便數是也此証乃從小便數而至非他書所謂遺
溺之義也失便乃腎著條云大便自利是也此二疾不

差則必致危篤故曰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也大便之不能禁制者所謂下利清穀而為少陰病小便之不能禁制者所謂小便多利而為消渴病故余云脾約之重証乃消渴病耳餘詳見于消渴淋病門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為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

此論有身熱者以反對前章無身熱者也熱証有虛實之二今別上下亦判之肺痿與尿血者屬虛而有上下之異中焦堅與淋秘不通者屬實而亦有上下之異中焦堅者即宿食而大承氣湯之所主是與肝著寒熱虛

實之反對也淋秘不通者所謂癰淋而滑石白魚散及猪苓湯類之所主是與前遺溺寒熱虛實之反對也

大腸有寒者多鶩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此章原接上而為一章今判之

此論下利有屬寒者與屬熱者之二証以為前失便之差別而結其尾也大腸小腸與中焦下焦無異義大腸指心下小腸指臍下猶大腹小腹之例上為大下為小於陰陽之太少亦復然若從解剖家之說則左本條之義矣寒熱者腹之虛實也就可瀉與可溫而言之鶩溏四逆湯條所謂下利清穀是也故曰大腸有寒者鶩溏

驚俗字驚瀉乃水便腸垢大兼氣湯條所謂下利清

水色純青是也故曰有熱者便腸垢吳氏所謂熱結傍

氏引巢源云腸垢者腸間津汁垢也由熱利下重便

血桃花湯條所謂便膿血是也是即痢之壞証故曰小

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下重言登園之頻數也下重

數言之元簡氏解後重是也宜推餘証而勿混之痔疾瘰

之屬肛內有瘀血之所致故曰有熱者必痔以上二條

不論其治法于此門者以各有其門也法見于下利篇

小腸之寒熱治法見于吐衄下血門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藏病也終不

移聚者府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穀氣者腸下

痛按之則愈復發為穀氣按有積有聚四字當作有積聚

者二字當作積聚者三字聚者府病也五字當作府病

也三字移穀氣者下按之疑下之誤復發為穀氣之穀

氣疑積氣誤今改正如左

問曰病有積聚有穀氣何謂也師曰積聚者藏病也終

不移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穀氣者府病也腸下

痛下之則愈復發為積氣○此論腹中寒熱之異於前

章等者故設問答以更端也此章及次章實為前篇之

張本也夫積聚者癥瘕之別名後世諸論亦然矣穀氣

也、藏病府病就難治與易治而言之、積聚者多痼疾而不可根治、故曰藏病也、終不移者示難治也、發作有時者、俗所謂持病發是也、展轉痛移者、言方其發時則與平時異其所在也、卽次章部位不同是也、凡此病方其未發則服藥無効、唯方發時、救其痛耳、故曰展轉痛移爲可治、展轉痛移之治法詳前篇也、穀氣者本非痼疾而易治之証、故曰府病也、是卽大承氣之所主、而其痛必有定所、故曰脇下痛下之卽愈、以別積聚之展轉痛移也、是所以前篇於癥家舉數方、於宿食載一方也、若下之反痛者、卽癥瘕而非宿食、故曰復發爲積氣、復氣也、

猶病夫積聚穀氣俱手按之所得、故併論之、如婦人姪中腹痛尤易混焉、學者宜詳

諸積大法、脉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元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小腹、尺中積在氣衝、脉出左積在左、脉出右積在右、脉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此章原本接前而爲一否則非諸論附骨乃沉也、若細而沈則屬脫証、可以見其誤也、關元原本作關上、誤、今正之、氣衝下疑有脫字、中央疑兩部、誤、說見于後、

夫積聚之爲病痛無有定所、故今言部位之異同以示治法之不同也、婦人雜病門曰積結、曰癥結、曰盤結、是皆積聚之異稱、故彼亦同其法于此、

寸口關元尺中之三部者三分胸腹之名見前而寸口

指鳩尾故曰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元

指臍指臍省悅申鑒曰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也蓋人未出榮室之前呼吸受於臍故指臍謂之關元若果

從來之說則微下關積在小腹之語殆不可解也故曰關元積在臍傍上關上

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小腹尺中指小腹故曰尺中積

在氣衝氣衝者名在小腹其云寸口積在胸中關元積在臍傍

尺中積在氣衝者蓋常時之候而非發作時之候診之

在手按之所得手按之所得何其腹底弦急而悸是也

謂之脈來弦而附骨固非取掌後動脈也若發作則其

脈象延及於手足動脈故前篇第一章曰跌陽脈微弦

法當腹痛云云蓋揭寸口以統陽脈三部也若其不痛

之時其陽脈為常可推知驗之夏實自明焉其出或上

或下乃前章曰發作有時展轉痛移是也在喉中則應

胸痺且胸背痛在心下則應脇下痞結而急痛在小腹

則應臍下急痛或引腰脚若陰中以痛為此疾之正候

皆為附之所主故一謂之寒也而考之前篇所論則氣

衝下當言積在脚脛之義不然則不準上文論寸口積

及關元積之例也按左右疑上下誤論中有以脈辨上

下異同者而無辨左右異同者矣蓋診病上下內外所

宜辨別而左右不所宜辨別也脈兩出者就上下若內

外而言之，卽如大建中湯章云上下痛及寒疝之有表証之類也。若原文脉兩出積在中央，則下文各以其部處之之語，殆不可解焉。可以見其誤也。註家不察，徒從原文而釈者，妄也。且以左右辨水血及穀食者，固不可從矣。

○痰飲欬嗽病脉證并治第十二

痰飲，脉經作淡飲是也。乃淡水之義。飲水停膈間，不得宜行，謂之痰飲病。與後世所云痰自別。先輩已辨之。欬嗽者，所兼之客証，不可列之篇目。夫飲者水滯於膈而不行，故其人不渴而小便不利。若小便不利

而內畜水者，是水氣病也。其人必渴，宜著眼而察。蓋渴不渴，宜爲食不食而看。若拘泥文則不可也。折義云，痰飲蓋飲家之通名是也。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留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本盛未瘦，水不走腸間，漚漚有聲，謂之留飲。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則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飲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何以上有問曰四飲四字，今刪之。本盛未瘦，原本係作盛，今瘦誤。其徵見于水氣門，且說見于後，不走不字，今神之。原本係墮落飲水走腸間人之常，而無歷々有聲之理矣。寒濕条曰：腹暴脹大者，爲欲解，可以見也。欬則

原本你效墜誤也若然則與十寒湯條相乖故正之

一痰飲而有此四區別者以其証之異也故設四名以別其治法也夫飲水滯於膈而不下行謂之留飲滲有聲是其候也滲當歷今有水蓋後人之改竄有聲噫下停飲也生薑瀉心湯條曰乾噫食臭腸下有水氣可以類而推注家以為腸鳴非也腸鳴者水氣下行之候故亦生薑瀉心湯條曰腹中雷鳴下利水氣門曰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留飲乃甘遂半夏湯之所治凡用甘遂者其証開塞而固故無有腸鳴者也或云按其腹而腸鳴非也凡本經綱領所論之証皆以見大表者宜準知其水碍於呼吸謂之支飲欬逆倚息短氣是其候也其水充實於胃中而欬則引脇下痛謂之懸飲心下痞鞭滿是其候也其水走於經絡而滯謂之溢飲身軀

疼重是其候也疼重之疼與心中疼熱之疼同宜作煩濕痺而不符即內外上下之區別也本盛末瘦言腹滿四肢瘦水氣門云消渴腹大是矣即飲家之態也蓋四肢瘦非真瘦對腹滿而言以別水病之手足浮腫者唯溢飲支飲者則不爾故於溢飲曰身軀疼重於支飲曰其形如腫也若原文素盛今瘦大凡病者皆然註家不知誤字從文釈之者不可也按本病皆水不下行之所致則小便不利而不渴固矣故諸章不言之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
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

水在脾、少氣身重、

水在肝、脇下支滿、噎而痛、

水在腎、心下悸、

右五條後人妄做水氣門五藏水而所加可刪去、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手大、按背寒冷三字舊應

不然則不可解、

此論上文三飲之異也、其異何、無熱是也、夫懸飲者十

壅湯之所主、而支飲與溢飲者、小青龍湯之所主、則皆

有熱、特留飲否、故言背惡寒、以示無熱也、背惡寒、猶云微惡寒、微惡

寒與惡風互書、言惡寒之稍輕也、宜參考之、傷寒論附子湯及白虎湯條、脇下冷、乃心下寒

也、如手大、脇下滿之狀也、即與謂心下堅、大如盤、迅如旋杯、異語同義也、是唯留飲為然、故枳朮湯曰、水飲所作也、以下標留飲者、宜通看之、諸註不知有脫字而執之、可謂疏漏也、

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欬則轉甚、轉甚、原本作轉、已誤

懸飲誤、宜參按之、綱領及十棗湯條、則似互相錯、

按此與前條同所在而証之、劇易也、傷寒論十棗湯條

曰、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是其劇也、蓋留飲極而所致

也、欬嗽則轉甚者、以欬為標証、以痛為本証、以別支飲

之以欬為本証、而無痛者也、而此有汗出發作頭痛之

表証今略之者以傷寒論已論之也

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脉沉者有留飲

渴金鑑作喘是也若渴則與短氣不相符脉沉疑脉浮誤以四支歷節痛表証也以是推之下有留飲三字舊應為風濕三字文之首尾俱言同証者固非其例也

此觸類而論風濕以正溢飲之疑途也四肢歷節痛是即風濕之候也與真留飲異所在故揭胸中且言其人以論其異也夫喘者裡濕之候而節痛者表濕之候表裡俱有濕則麻黃加水湯之所主也亦可以知脉沉誤餘參校濕篇可以見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眩自出其人

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按凡揭膈上字者大率可吐之証也以此是推之喘欬二字疑而欲誤當作痰滿而欲吐不然則不成語腰疼當胸疼目眩脉經作目眩是自下疑脫汗字劇動誤動勦也今改正如左

膈上病痰滿而欲吐發則寒熱背痛胸疼目眩自汗出其人振振身瞤動必有伏飲○此論痰飲之當吐証以明與四飲其証之異也此蓋論緩急二証其人以下緩証而兼膈上病耳恐非兼痰滿以下也下文所謂伏飲者蓋對上文痰滿也宜熟察其急証者肘后胸膈痰瘕門曰其病是胸中膈上痰厥氣上衝所致名為厥頭痛吐之即差是也痰厥之厥宜作結而看厥其方今不可

致肘后載數方宜撰之其緩証則藜蘆甘艸湯証是也
曰伏飲其徵也其証振振身瞤動似痿痺詳見于彼條
伏飲者飲病而無效喘短氣胸痛目眩等者尤怡曰伏
飲亦即痰飲之伏而不覺者是也凡自汗接目眩者宜
作頭汗而看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微者短氣

原本喘滿下有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

者則時十三字後人之所加今刪之

此論病者一時留飲之輕重也實所謂水逆之一証耳
喘滿謂心下滿而喘息也短氣者與喘息不異其飲水
之多少宜以心下滿不滿驗之若以喘滿為喘鳴而悶

則不可也若果然則危急者而非飲水所致也諸証皆

失焉此實為後扶桂木甘湯及澤瀉湯小半夏加茯苓

湯之起本也

按此章當在于後扶桂木甘湯條上錯亂出于此

脉雙弦者寒也脉偏弦者飲也皆大下後裡虛

皆大下後裡虛六字

原本在寒也下誤今改之裡虛下疑脫者難治三字宜補之而看

此兼前膈上病云云背痛胸疼者而言脉以正其疑途
也脉雙弦者陰陽俱弦是也寒也者指癥疝癥疝而兼
水者以水為客証如附子粳米湯証是也是証脉必雙
弦也故言寒也以明非飲病也脉偏弦者就陽脉而言
即前條膈上病云云背痛胸疼者之脉也今偏弦者以

胸背疼痛也若下後裡虛而如此者不論偏弦與否皆為難治宜參考諸他條而察脫難治二字也雙弦偏弦証家以左右之手為解非是

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

按此條及次條亦彙膈上病痰滿而論及于此也肺飲者胸水之謂水氣門所謂正水也不弦者以胸背及心下無痛也故曰但苦喘短氣水氣門云正水其脈沉遲外証自喘可以別可吐証

支飲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氣其脈平也

支飲與肺飲其証相似故言亦也而支飲有欬逆而肺

飲者否是為異今不言欬逆者蓋以綱領已論之也平

脈說已見于瘧門白虎加桂枝湯條按支飲小青龍湯

及瀉肺湯之所治則其平脈當沉滑水氣門云脈沉滑

者責有水滑者實熱之候以此考之舊當有四飲之脈論蓋散

逸按以上三條舊當一章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痰寒誤凡為此文法者寒溫相對通例也

此呼應前脈雙弦者寒也而結上一節也寒飲者腹滿寒疝門所謂寒氣也固不可吐下亦不可利小便故曰和之以明水之為客証也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按此章與次章例可

改、無更端文、是其微也、眩、原本作眩誤、今改之、方名必有誤、

按此論次章茯苓桂朮甘湯之異証也、今心下有痰飲云云者、與次條曰短氣微飲者不同、宜參考焉、此病者以有痰飲也、彼病者以虛氣上衝也、故彼則心下逆滿起則頭眩、此則胸脇支滿目眩、非同方之所治、明矣、從文而釋者、無眼之輩耳、按心下有痰飲而然者、為飲水多之所致乎、則澤瀉湯之所主也、若否則其人應兼欬喘兼欬喘則其治恐屬支飲、學者宜詳焉、

茯苓桂朮甘湯方

茯苓

桂枝

白朮

各三

兩

甘草

二兩

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原有小便利則四味今刪之、傷寒論作白

朮二兩、是、

此方主桂枝甘朮湯証而有裡虛者、故傷寒論曰若吐若下後以示非實証也、亦可以知本條方名誤、若心下無逆滿者、宜去白朮、逆滿蓋微飲之所致、比之茯苓五味甘朮湯及茯苓甘朮湯、而考則明焉、按產婦并諸失血之後、起則頭眩者、此方能治之、若一等重者、加生芩阿膠而佳、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苓字從前方名當改茯苓、後省茯苓以揭者、皆宜做此例、不然則有混猪苓之省、猪苓之省、乃五苓散之苓、是也、

按此蓋略舉傷寒論茯苓桂朮甘湯條所論後大小青龍湯條及嘔吐篇小柴胡湯條亦然矣彼經處一方者蓋散逸此二方以其外証有所稍相似故併論之諸為此例者皆然矣傷寒論曰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々搖者按發汗則動經上疑脫若字且此一句當在頭眩下蓋與脈沉緊倒置或發汗者以氣上衝及頭眩等稍似桂枝証今日短氣者言氣上衝胸起則頭眩也有微飲者指心下逆滿也逆滿猶云反滿以吐下後故云爾脈沈緊者小腹水結之候水氣門曰脈緊而沈小便即難又曰脈沈而緊結在關元醫以為留飲大下之氣擊不去云云以為上文

心下逆滿之差別而見異証也諸証皆以一方立說非也獨山田正珍有所見焉彼以脈沉緊按之上文而發汗已下為玄武湯証亦不可從矣玄武湯証以腹痛四支沉重疼痛自下利為其候彼不知傷寒論太陽中篇所載玄武湯條有錯誤而致是即腎氣丸証其異唯在此謬說詳見于傷寒論考証是即腎氣丸証其異唯在心下逆滿與小腹水結耳起則頭眩與身為振々搖其義互相發非別証也則身為振々搖者起上方致之者因氣上衝下方致之者因為痿痺狀且腎氣丸証其人或微腫而茯苓桂朮甘湯証其人或微瘦亦足窺其異學者宜驗之事實世醫不詳此遂失腎氣丸之要久矣再按本門諸條不以四飲之名者皆論其類証也學者勿混

同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甘遂

半夏湯主之

原本自利下有字俱後人所加今刪之

此論真留飲也故曰病者以更端即綱領云水不走腸間歷々有聲者是也脉伏者沉實是也乃心下堅滿之候欲自利以心下堅滿也其可吐者亦不能無心下堅滿宜詳胸背痛之有無及欲吐與欲下等而別其証也雖利心下續堅滿者所謂滯囊之類而非一時留飲之所致宜參救之茯苓飲証而別其証也

甘遂半夏湯方甘遂

三枚半夏

十二枚芍藥

五枚

甘艸

大指一

救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

八合頓服之

芍藥五枚千金作二枚推之水量則千金是

按甘遂當為散用若煎則恐性鈍而功劣此云煎者誤也宜從大陷胸湯法也又按芍藥恐枳實誤何則本條曰心下堅滿堅滿者非芍藥之所宜且以救言之亦違諸方之例甘艸如指大一枚亦違例原証云一本無似是古有生姜如指大之語則生姜誤未可知也凡瀉下之主劑及以半夏揭方名者絕無用甘艸者矣況其性與甘遂相反乎甘艸者潤燥之品本方有半夏生薑者蓋小半夏湯之意耳識者宜察

脉浮而細滑傷飲細疑遲誤細與浮及滑無併至之理遲蓋對次章之數者傷寒論太陽篇柴胡

麻黃併載余言脉浮細者恐誤說見于傷寒論考証

按此章及次章俱為懸飲之疑途而設以為懸飲治法之張本中有水而痛者除懸飲之外寒飲與結胸耳此即論結胸也今略証揭脉以示大小結胸也浮而遲乃大結胸而浮而滑小結胸也大陷胸湯曰脉浮而遲宜小陷胸湯曰脉浮滑詳諸實實之間按本文宜云結胸而云傷飲者猶指正水而云肺飲也傷飲者中水而痛之義以其為類似姑從篇目也

脉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有字疑者誤冬夏疑瀉家誤以音訛瀉家下利家也

脉弦數與弦緊同乃癥家暴急之候也寒飲前所謂當以溫藥和者是也夫懸飲及結胸以瀉下為法如寒飲不當不可下其有自利者屬難治故彼門曰病者面色痿黃口燥而不渴腹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以為前後二証之反對也寒實者水滿也

脉沉而弦者懸飲內痛也

沉與傷飲反弦屬於寒飲凡正疑途率為此例也見沉脉者以心下痞鞭滿也見弦脉者以脇下痛也註家或以為胸中痛非也懸飲劇痛者在欬時而不欬則易非如結胸及癥疝痛悶不絕者也宜詳焉按以上三條舊

凡一章今判者蓋錯亂

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按不言其証者以綱領及傷寒論既言之也次章亦然矣懸飲結胸及支飲極証其治皆在瀉水而異其方者以異証也夫結胸者有痛而無欬喘支飲者有欬喘而無痛欬而痛者是為懸飲故其脉自別世醫不詳之者多故詳焉

十棗湯方芫花

熬甘遂

大戟

各等分

右三味搗篩以水一

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九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匕不下者更加半錢得快下後糜粥自

養

原本無半錢七之七字今加之半錢七下有平且溫服之五字又不下者下有明日二字

按外臺深師名之朱雀湯蓋舊名何則本方之大棗特供服料耳非方中之品故方後載之然今命方者豈理乎且以量數揭方名固無其例矣按四神之名出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蓋南面則前與左者陽位也後與右者陰位也陰陽者虛實也乃與所謂東實西虛南瀉北補之說相同夫青龍與白虎表水之虛實相反以青龍無汗而白虎有汗也朱雀與玄武裡水之虛實相反以朱雀無下利而玄武有下利也古之命名因其實實未嘗有無據者也山田正珍以為

青龍者麻黃之青、白虎者石膏之白、朱雀者大棗之赤、玄武者附子之黑、恐失作者之意矣、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疑倒、宜改之、注家或從脉經、千金刪大青龍湯者非也、

按大青龍湯者從外及于內、故脉浮緊、發熱惡寒、汗不出而煩躁、小青龍湯者從內及于外、故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表裡標本自判然矣、溢飲者從內所致之病、故小青龍湯之所主也、其舉大青龍湯者、以正疑途也、猶正扶桂、水甘湯以腎氣丸、其義在以方看之、夫溢飲者身軀腫重、猶水氣病、驗之今日、其腫重必上甚於

下、而時增減、宜辨別焉、凡水腫發汗而反得小便利者是也、表証之有無異同不可拘、婦人產後經日身重者、係此患者居多、不可不知也、

大青龍湯方、麻黃六兩、桂枝二兩、甘艸二兩、杏仁四十生

姜三兩、大棗十二枚、石膏如雞子大、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

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汗、

汗多者、溫粉粉之、桂枝二兩、疑三兩、誤、甘艸下不曰各二兩者、與甘艸不同量之徵也、石羔

如雞子大、正珍微之、越脾湯、以為半升、是覆取汗、原本作取微似汗、誤、今從王函改之、若原文取微似汗、則下

文汗多者、屬逆治、

按粉當作粉、粉音通、粉、說文、楚謂大巾曰粉、王編拭

物中也。溫粉粉之者，言以和巾拭汗，以示不可徹溫覆，不可徹溫覆者，以尤重証也。若準輕証而以微似有汗去溫覆，則病必不除，宜驗於裏實矣。後世有製撲粉方而欲撲身止汗者，可謂迂矣。決無此理矣。故經於漏汗者不用之，學者察之。餘見于傷寒論考証

小青龍湯方：麻黃三兩，芍藥三兩，五味子半斤，乾姜三兩。

甘艸三兩，細辛三兩，桂枝三兩，半夏半升，右八味以水一

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一升。芍藥杏仁誤說已見小青龍加石燕湯下

按本方治心下水氣而為諸証者，諸証何或欬而微

喘發熱，或欬逆倚息不得卧，必身腫而如水病。若身不腫而爾者，非此湯所治也。其發諸証者，因心下水氣而解之，以發汗，則本屬實証，以是推之，方中乾姜疑生姜誤，而脫大棗矣。宜考察焉。其心下水氣與身腫者，本証而為雜病，故論之本經，其餘皆標証，為標証者無有定則，而其標証之狀或有相似風寒病，故傷寒論為大青龍湯之疑途，載諸其後。今本經併載之，彼經冒之以傷寒二字，而言心下水氣以明非傷寒也，即與桂枝湯之後論甘艸乾姜湯、小柴胡湯之後論小建中湯、白虎湯之後論炙甘草湯而皆以傷寒二字同例，而非

論風寒病者也。本經載風寒方，皆亦與此例同。傷寒雜病自有其分，世醫不詳焉，以為風寒家有欬喘者之通劑者，非也。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水防己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水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膈間以下八字當作腸間水氣其人腹滿八字，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九字，注文宜字及下水防己湯之湯字衍去，石羔加茯苓芒硝湯九字當作去茯苓加芒硝湯七字，說見于後，今改正如左。腸間水氣，其人腹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差，水防己湯主之。虛者即愈，實

者水防己去茯苓加芒硝湯主之。○按此原水氣門之文，錯出于此，宜參校諸水氣門附方所載外臺文，後人不察焉，妄改竄而紊其本色也。古來註家無一人正之者，遂令後學誤其治，悲哉！夫喘滿者，胸中水實之候，加以心下痞堅，則如瀉肺湯証而尤急証，理當不可得臥，豈得數十日之久乎？况面色黧黑，黧黃黑也，蓋與微黑及黯黑無異義。及脈沉緊，俱小腹水結之候，而非飲家之候乎？皆可以徵原文之誤。經絡篇云：色微黑者有水氣，鮮明者有留飲，脈沉緊已引茯苓桂枝甘湯條，醫吐下之不差者，以當利小便而反行吐下也，蓋設此語以別飲家之治法也，所謂水病則否，以利尿為主矣。如心

下堅滿則兼瀉大便耳由是觀之本條為水氣門所謂石水無疑也石水謂水病而大便堅者說見本門若夫飲病而喘滿心下痞堅者則為尤急証與本條云數十日以示緩者豈可混淆乎按石水者非本防已湯之所主當以己椒蘆黃丸利大小便也然醫唯利大便而不利小便故今致裡和表不和乃所謂皮水之屬而本防已湯所主治也宜參救于本門虛者言小便利而腫重亡故曰虛者即愈實者言心下痞堅不解也餘方下辨之凡於裡証曰脉沉緊者皆當利小便之候也宜考之諸條

本防已湯方本防已

三兩

石膏

十二枚

雞子大

桂枝

二兩

人參

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按本方即治但下腫之劑耳從腰以上為和腰以下當腫及陰難以屈伸者與膈間支飲喘滿者大有徑庭本方即與己椒蘆黃丸表裡相對此則表而兼裡彼則裡而兼表以是推之石膏人參可疑矣且石膏十二枚雞子大人參四兩非諸方之例也石膏疑滑石誤蓋水病之陰腫者滑石之所宜而非石膏之所宜以滑石治下焦水閉之品而石膏治上焦熱之品也故用石膏者無腰以上和者矣可以推其誤也凡石類或訛書者不少本經消礬散而方中為滑石千金為滑石石膏外臺治煩渴方石膏十二枚蓋糲米聖惠方為滑石糲米之類可以見也

大棗分量也舊應有大棗大棗古或書棗膏恐滑棗二字蝕滅而致此誤未可知也人參疑茯苓誤凡經中諸方用人參不過三兩茯苓四兩者十八九且人參本治虛渴而有潤燥之功如其名義蓋原焉說見于小用之柴胡湯下水病者古未曾有之也茯苓乃由其佐使能利水微之經方則不待余言而明也蓋本方與防己黃耆湯表裡虛實之異耳彼表虛故汗出雖小便不利不及陰腫難以屈伸之重是所以黃耆甘呖代滑石大棗也宜詳水氣門也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湯方木防己 桂枝各二兩芒硝三合

人參 茯苓各四兩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

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方名加字並作去芒硝上脫加字外臺作防己三兩

是也凡法加之方未
有改其分量者也

按茯苓芒硝非併用之品宜微之古方書也今去茯苓加芒硝者以心下痞堅也心下痞堅而不用己椒歷黃丸者以已經吐下也猶大柴胡証而已經吐下則與柴胡加芒硝湯也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冒眩疑目眩誤
眩下宜補者字

按此非支飲正証故言其人云云以明其異也前論曰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者是也以喘滿之故冒支飲二

字也目眩與茯苓桂朮甘湯之頭眩同心下悸而兼停飲
之所致若心下無悸者及平人雖多飲不然也凡飲病
而有眩者皆一時之所得而非綱領所論之四飲中也
再按苦目眩者別茯苓桂朮甘湯之起則頭眩也心下有
支飲者別小半夏加茯苓湯之心下痞也學者宜詳焉
凡心下痞者必嘔噦而有水飲者必忌飲水

澤瀉湯方澤瀉五兩白朮二兩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
升分溫再服湯一升再服恐有誤一升外二升誤

澤瀉忌濃煎故於茯苓澤瀉湯先煮餘藥後內之常須
記之澤瀉配白朮而制多飲茯苓制微飲微飲則以桂

枝甘艸兼治固有之心下悸多飲則否矣按此方與枳
朮湯類似而異証此心下滿者水實也故配白朮以澤
瀉利之彼心下滿者氣塞也故配白朮以枳實散之氣
塞者心下堅痛而無目眩可以辨其証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胸滿金鑑作腹滿是也方宜改厚朴三物湯說詳見後

傷寒論曰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微冒不得
臥者有燥屎也蓋本條原之其小便不利及時微冒等
疑似於前條故舉于此正其疑途也傷寒論處之以大
承氣湯者恐誤小便不利及大便乍難乍易等非大承

氣湯証也、且今不具其証者、以彼經既悉、故舉方以示之也、厚朴三物湯者、於厚朴大黃湯減大黃而增枳實、厚朴之量、推之曰支飲腹滿者、與曰痛而閉者、則自知其方互相錯。

厚朴大黃湯方厚朴一尺

大黃

六兩

枳實

四枚

右三味以

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枳實作厚

按此方大黃分量重於大承氣、而減枳實厚朴之量者、主便秘而腹滿稍輕於彼也、不用芒硝者、以無宿結也、與三物湯相為表裡、此以閉為主、而彼以滿為主、所以厚朴與大黃彼此有增減也、煮法亦與彼錯、宜改矣、見說

于彼夫分量煮法、本雖有定法、從病之緩急輕重、不得不為增損、雖然、張氏所采之方、人之所取規、則於其煮法分量、亦不可不講究也。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息下脫者字葶藶大棗四字衍

支飲者、心下支撐而証見於上焦、故綱領曰、欬逆倚息、短氣不得卧、其形如腫、即小青龍湯証也、乃與本條所論有輕重之異耳、今言不得息、以見其重証也、蓋正水與支飲重証同、而支飲輕証與溢飲同、皆以心下有水為之主也、溢飲心下有水而走於經絡、故身重、支飲水支於上、故如腫、是皆小青龍湯証、若支於上之勢極而

不得息者本條是也凡諸瘡內攻率不出於此機宜考察焉

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支字衍原

本有小半夏湯主之六字從嘔吐篇刪之今不言証而言義者舊無方名之徵也

此後小半夏加茯苓湯及五苓散之張本也按嘔家宜作吐後而看嘔家本渴者示吐後飲盡也本字宜作已字而解故曰渴者為欲解然反不渴者飲猶在之候於小青龍湯服已亦然矣凡穢飲者皆不渴若中有水而渴者其病皆著于下焦中下二焦俱水停者必渴而不能飲飲則吐是為五苓散証

小半夏湯方半夏一升生薑半斤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

一升半分溫再服生薑半斤似太重攷之諸方應四五兩

此與生薑半夏湯藥品同而分量相反彼以吐為本心下痞標也此以心下痞為本嘔噦標也是所以分量異也後世以此為嘔家之聖藥者坐不知嘔吐篇有錯亂故也此即治噦逆惡心之方耳宜參考本門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已椒薑黃丸主之此疑與前章例

此所謂石水病也方中有大黃是為腸中有堅結而所以名石水也詳見干水氣門載于此者對瀉肺湯之胸滿以為水氣所在之別也夫水在上者屬飲病其人當喘而不

渴小便不利者標証也水在下者屬水病其人當渴而不喘小便不利者本証也宜參校之水氣門也口舌乾燥明水氣病凡水証渴者宜利下焦不渴者宜利上中二焦是其法也腸間有水氣者亦明水氣病以別飲病也此証二便禁固因水停腸間若但前便難者不得有石水之稱也

己椒藶黃丸方防己 椒目 葶藶 大黃兩各一 右四味

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九日三服稍增原中有

津云云十二字今刪之各一兩及一九有誤今無可致稍增上脫不下二字

本條云口舌乾燥而用藶黃則為純實証必矣然則椒

目可疑矣

椒目即蜀椒別為二種者蕪恭以後之說不可從矣肘后治心腹寒冷方有椒目者二方

千金云椒目炒搗如膏可以見非今之椒目也蜀椒開口內含黑子者其狀如眼目故有此名耳蓋朴

消誤朴目同音消椒同音因誤遂為椒目未可知也夫

腹滿口舌乾燥本大承氣湯之所主也今腸間有水氣

故代枳實厚朴以防己葶藶防己宜代是氣滿與水滿

之分也

卒嘔吐心下痞眩悸者腸間有水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眩悸者三字原本無小字今補之

此吐後之一証也若吐猶不止則非所論于此世醫多

謬焉吐既止猶有噦逆惡心等以心下痞也是為小半

夏湯証而己渴則其証將欲止之候今否而頭眩者膈間有水之候不渴以前論文而其水多則心下滿而其悸不可得候今得候其悸者其水不多之兆也悸乃動也腹虛得之故眩悸者心下悸而頭眩也猶心下悸而下血謂之悸衄也卒嘔吐者一時之吐而別胃反也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半夏一升生薑半斤茯苓三兩一云四兩右

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茯苓一云四兩是

此方主小半夏湯証而頭眩者茯苓配白朮及半夏者皆利水氣也宜觀其人之有噫噦與否以別其配合之品也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癩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按此舊應接前而為一章今判者誤也今言假令其徵也此水也疑此非水也誤曰瘦人臍下有悸其徵也凡錯亂可刪大概為此文法者必不處方

瘦人乃虛家也臍下有悸乃心下悸之重中亡津液之候以別前條膈間有水氣者之腹形也吐涎沫者其氣上衝于咽喉之表候宜徵之甘艸乾姜湯及吳茱萸湯茯苓桂枝味甘艸湯証等癩眩者與奔豚卒厥及復冒等同而謂眩極而顛倒也是乃氣逆之極候固非心下有水之候也此可相應後茯苓五味甘艸湯者宜參考於彼五苓散証則屬飲家其人心下應滿而無悸與水則

吐者是其徵不得謂之吐涎沫矣且彼無癰眩而有發熱此則否矣然則與五苓散証自有虛實之分學者不可混也凡膈間有水氣而吐涎沫癰眩者所謂水氣衝心而為難治其人必腫重是不得謂之瘦人也

五苓散方澤瀉一分猪苓三分茯苓三分白朮三分桂枝二分

右五味為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傷寒論猪苓置于首白朮置于尾是而澤瀉

瀉分量半朱多于此方後原有多飲暖水汗出愈七字注文也今刪之

按此方蓋猪苓散加桂枝澤瀉也方名應五物猪苓散之省猶後世四味七氣湯省云四七湯其証有嘔下而發熱頭痛身疼小便不利而渴飲水則吐是也是謂之

霍亂若水逆後世或指此証而謂中暑非是矣五苓散証正者

在霍亂篇與太陽中篇曰水逆條其他皆其所載門之疑途故不全具其証且錯者似不少水逆與火逆同例指病因霍亂者吐下利之病名其謂霍亂而命水逆者猶中風謂之太陽病耳凡人之病暑時食水飲冷物過度則致病所謂水逆也晉唐以下指過食穀肉而卒腹痛煩悶吐瀉者謂之霍亂非古也其証不符於本方可詳于本門此病本為冷物傷腸胃之所致故曰水逆其有發熱頭痛身疼者標証耳猶於猪苓湯之發熱澤瀉湯之目眩耳然世醫觀方中有桂枝且云脉浮以為兼發汗劑者非也凡發汗劑所主者以惡風寒為其候以脉浮發熱不為其候且發汗劑配桂枝以生姜甘艸大棗三物是為其法也若非此例者非發汗劑也今桂枝

一品旦分量尤輕豈有為發汗之力乎桂枝為瀉瀉之佐耳猶腎氣丸及茯苓澤瀉湯中之桂枝也其脉見浮者以發熱之故也即與瀉心氣之脉浮同例非發汗所治之脉浮也學者宜比諸類似之方而察焉或云以桂枝主表白朮苓澤主裡而多以熱湯助其外出下達非也不可從

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此章原在于篇末錯亂今從脉經移于此方疑五苓散誤今因水停心下其與小半夏加茯苓湯之以眩悸而為有水者其治法不同可以見也

此論所謂水逆以為嘔後渴者與渴後嘔者之差別也

夫小半夏加茯苓湯主吐後當渴而不渴頭眩者今日先渴後嘔者乃反於嘔家之先嘔後渴者先渴者固有之証也後嘔者所更加之証也其嘔者渴而引飲故也故曰此屬飲家夫渴而引飲而加嘔吐者則為水逆明矣治水逆為五苓散必矣如夫小半夏加茯苓湯証頭眩而無渴無吐者與此不可混也

附方

外臺茯苓飲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原本有消痰氣令能食六字刪之二心胸俱心腹誤茯苓人參白朮各三兩枳實二兩橘皮二兩生姜四兩右六味

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溫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枳實二兩、當作二枚、水六升上脫以字、

按此方、橘枳生薑湯加茯苓參則包入參湯之意、茯苓參合生薑而治心下不和也、停痰宿水自吐出之者、心下不和之故也、橘枳生薑湯治虛氣滿不能食、以是推之、吐後猶當有噫噦惡心等、乃千金所謂辟囊而胃反之一証、非飲家也、外臺載諸嘔吐不可食門者是矣、若飲家則吐下之、其滿當減而快矣、其異可以見也、今時或指心下急痛而吐出水者、人行八九里進之、不速服也、蓋嫌停飲也、人行八九里、

飲家其脉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按此章以下、至久數方既在前、則此錯蓋在宋校正之後、

痿肺癰門、是也、今揭飲家是其微也、附

按此章以下、至久數噦一節也、宜接之於肺痿肺癰

門末章瀉肺湯下而看、乃為瀉肺湯之疑途而論之、舉

脉而總証、以別治法之異、言有水以明非飲家也、脉經

此章下有三條、是脫于此而存于彼者、今舉于左、

飲而時發熱、脉卒緊者、非虛也、此為胸中寒實所致也、

卒緊、原本作卒強、誤、今改之、夫胸中寒實者、必帶散之証也、卒緊與卒強同、可以推其誤、

飲而時發熱、似肺痿之狀、言脉卒緊而別之、故曰非

虛也、此為胸中寒實所致也、卒緊上疑脫浮字、不然

則下脉沉無所相應

欬家其脉緊無熱乃可吐之

原本緊下有欲行吐藥當相人強弱而十一字今刪

之緊原本作弦今亦改之
蓋此条脫宜凡帶散四字

此前條胸中寒實之治法也前條曰時發熱此曰無熱考之傷寒論凡帶散條則無熱蓋指手足厥冷乎今難詳

其脉沉者不可發其汗

脉沉反對凡帶散之浮而兼其緊也脉沉緊小便難之候與凡帶散寒實為上下之對以結其尾也夫浮緊則可發汗之候故於沉緊戒之

欬煩而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

原本有夫支飲家之冒頭

及宜十棗湯之結尾後人之所加今刪之若支飲而欬煩者無不卒死或延一百日或一年之理矣凡結句言死若唯治若不治者皆無有處方者可以見後人之所加也

此兼十棗湯之脉弦而論緩証必死者而與胸中寒實者為虛實之反對而結其義也此論真胸痺也其與寒實為反對者如彼門之例也欬煩者欬啞喘息之謂胸中痛者胸痺而痛之省夫欬煩而胸中痛其証有數端而皆不緩也今日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是言累月而必死也諺云膈噎七月是也暗符合焉註家為十棗湯証而論者可謂妄矣十棗湯証尤急無至一百日之

理况一歲乎

久效數噦其脉弱者可治虛大數者死其脉實者必苦冒
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原本噦作歲誤虛作實實作虛亦誤

今皆正之

此論似胸痺者而結前條而舉效家之有水與無水而
為肺痿門之大尾也久效數噦者乃胸痺之証若脉弱
而不強則非真胸痺也故曰可治可以知本証之為必
死也若久效而脉虛大數者肺痿之候故曰死虛大數即孔疾
也彼門曰脉數虛者為肺痿又曰浮大者不治可以見
也觀上曰虛大數而下曰實則其餘反於上明矣實者

沉實而遲是也乃胸水實之候屬瀉肺湯証此証十中

過半苦冒冒者言卒厥所謂水氣衝心是也婦人血暈本經謂之

弱冒可餘宜參校瀉肺湯條

效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按此章及下諸章原本應一章而在前瀉肺湯

條上今在于此者錯亂也

此論支飲正証治法也今與綱領之語相同者其徵也
不舉病名而舉証者次篇綱領曰淋之為病方條曰小
便不利與之同例按本証極則瀉肺湯証也說已見本
証者與溢飲病因同而其標証稍異此則水支于上而
溢于表稍輕故綱領曰其形如腫彼則不水支于上唯

溢于表耳故綱領曰身體疼重俱因心下有水而所致故同治法以此觀之本方非治傷寒家欬喘之劑明矣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然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呖湯治其氣衝青龍二字及治其氣衝四字衍文寸脉沉尺脉微當作脉沉微而移之多唾上時復冒以下至甘呖湯十四字當在胸咽下不然則失叙証之法手足痺以下與上別証上既言手足者其徵如醉狀是結句而因復以下亦別証故言陰股也今改正如左

湯下已脉沉微多唾口燥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呖湯手足痺其面翕

然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按如醉狀下及小便難下有脫字說見于後○此論小青龍湯服後証下數方亦然矣特細論之者其標証多端非他飲之比也脉沉微者水邪去而止津液之候已下所論皆其証而不緩也口燥水邪去亡津液之候傷寒論指水邪謂之寒本湯條只湯服已多唾復冒手足厥逆等氣從小腹上衝胸之劇而所致其候與因亡津液之奔豚証不異故治法大同小異也冒猶云胃謂卒厥也卒厥者與奔豚無異曰氣上衝胸咽者則其上衝劇於心胸者故於奔豚門曰氣上衝咽多唾謂吐涎沫也由是觀之前曰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癰敗者為本証明矣舉之小半夏加茯苓湯與五

苓散之間以正互之疑途也學者宜熟察手足以下至
如醉狀十字及因復以下至小便難九字宜移之上文
湯下已下而看非兼脉沉微以下者也故無若字可以
見也手足痺其面翕然如醉狀者言裡已和表未和也
手足痺所謂脾氣狀也其面翕然如醉狀指太陽中風証也是蓋越脾加朮湯之所
治而屬風濕矣因復下流陰股者言心下之水不得順
行而停下焦也復反也流陰股者所謂是木防已湯之所至而屬皮水矣此二証病不屬於心下故治法不論
于此諸註不正錯亂不知注文徒從原文而釋之故闕
治事之要學者宜詳焉

桂苓五味甘艸湯方茯苓四兩桂枝四兩甘艸三兩五味

子半升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方名桂苓

二字倒可改以下方名苓字皆宜改茯苓

按此方主茯苓甘棗湯而逆氣一等重者故此曰手足
厥逆時復冒彼曰欲作奔豚是所以代大棗以五味子
也五味子神農本草曰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益氣二字在
補上凡過用汗吐下之劑而冒者率此方主之若亡血
而如此者加阿膠人尿而佳

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艸湯去桂加乾姜細辛原

章首有衝氣即低而五字章尾有以治其欬滿五字俱注文也今刪之

此兼前論湯下已也、非前方服後者、而如服後者、猶言不止不差而見異証也、是即服小青龙湯而餘焰猶在者、猶發汗後之桂枝湯、吐下後之調胃承氣湯也、其人小便利、汗出、而心下滿、身重、發熱等止、但欬而煩者、是也、固非如前方証致暴虛者也、按反更二字、作猶一字而看之、

苓甘五味姜辛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艸

乾姜

細辛

各三兩

五味子 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

日三服 方後半升一外誤

方名不準、本條者見非茯苓五味甘艸湯之去加方、以

明其本不同也、此例已見于白朮附子湯方、按此方以下、皆小青龙湯之變方也、今去桂麻夏者、以無飲証也、生姜代乾姜、更加茯苓者、以水去一時虛也、

嘔者復內半夏

原本章有欬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于姜為熱藥也服之當逐渴

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支飲者法宜冒者必嘔十句又章尾有以去其水一句俱注文今刪之

嘔亦餘焰也、前証而兼嘔是也、非欬滿止者、宜推之於方、嘔者以飲未盡去也、其人當不渴、按此証故無嘔吐、然則嘔宜作噦、若乾嘔而看、解詳見于嘔吐噦門、桂苓味甘去桂加姜辛夏湯方

更立此方者、出後人之手、故刪之、方名乖前後之例、既

言復內半夏則從小青龍之量明矣

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

原本章首有水去嘔止四字章尾有其証應內麻黃以其人逐

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三十九字今刪之

按杏仁上疑脫麻黃二字於前方等增水二升者其微

也說見干方下以是推之服小青龍湯而汗出發熱止其外

不解者是也形腫見支飲之態猶存也

茯苓味甘味辛夏仁湯方茯苓

四兩甘艸三兩五味子半升

乾姜

三兩細辛三兩半夏半升杏仁半升右七味以水一

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方后半升

按今增水二升而準小青龍湯之水量者舊有麻黃之

證也先煮麻黃而減二升是其例也今於小青龍湯去桂枝者以汗出也從原文則形腫及增水二升之義不可解也

若面熱如醉者加大黃以利之

原本醉者下有此為胃熱上衝其面九字今刪之

者字從諸例私補之

按面熱如醉者所謂氣上衝而指太陽中風証蓋兼前方形腫也故曰若然則其形腫似越脾加半夏湯証以是推之大黃疑石膏誤後人眩証文與利字而為改竄必矣凡如此之方加大黃者非古之法經支實者自知之矣利者善也宜也豈止下利乎此蓋當曰發汗而曰

利者既用小青龍湯而得汗故也猶既得下利更下之謂之和也此乃小青龍加石膏湯証而汗出者是也按小青龍湯之發熱類黃家之發熱而裡氣不表發之所致故就裡証而言之曰發熱而欬曰欬而上氣可以見也其或有惡寒者兼外邪之候兼外邪者加之石膏而用之宜考之越脾湯方凡桂麻相合者發表之峻劑也若有一等重煩躁者則更配之石膏若汗出不解者用麻石而不用桂枝是為大法矣足以窺以上之機轉學者宜詳焉

茯苓姜味辛夏仁黃湯方

更立此方者亦似出後人之手故刪之

金匱要略方論考證卷之五終

立生堂藏版

金匱要略考證全十冊
前五冊出來
後五冊嗣出

傷寒論考證 全十冊
嗣出

此書亦在...
...

發行書林

同	同	若	同	大	同	京	同	同	同	同	江
同	同	山	同	阪	同	都	同	同	同	同	戶
阪	阪	帶	秋	河	石	勝	英	岡	須	山	須
本	本	屋	田	丹	田	村	屋	田	原	城	原
屋	屋	屋	屋	屋	田	村	屋	屋	屋	屋	屋
喜	大	伊	太	茂	治	治	大	嘉	伊	佐	茂
一	二	兵	右	兵	兵	右	助	七	八	兵	兵
郎	郎	衛	衛	衛	衛	衛	門	門	門	門	門

